

## 我与一座城

葛水平

晋城，古称泽州，位于山西省东南端、太行山最南部、晋豫两省交界之处。古时，是三晋通向中原的要冲，史称“河东屏翰，冀南雄镇”。山西多山，诸多山脉纵横交错，千里太行沿东南而行。

晋城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小时候，生活阅历一片空白，我对故乡晋城的文化遗产还只停留在感官上的好奇。等到了一定年龄、知识增长后，才慢慢发现：人类历史的长河里，特殊的地理位置总会孕育出独特的文化，而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里，蕴藏着老百姓最朴素的人生智慧。

我的父亲喜欢拉二胡，我很小时他就让我去学戏。可惜我没有唱成把式，转行成为晋城上党戏剧院的编剧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晋城多戏台。一座戏台的出现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无比丰富。记得有一年我去晋城李寨演戏，李寨的古戏台木雕艺术堪称一绝。演员在舞台上演绎各路历史英雄的壮阔人生，台下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。“演悲欢离合，观抑扬褒贬”。

黄土地上的故乡百姓，有的可能不识很多字，但却有属于自己的戏曲文化，能够分享广阔时空的人类经验。耳濡目染，他们明白什么叫能臣义士、孝子贤孙。激越的上党梆子声中，他们与这一方水土涵养的文化休戚与共。

晋城到底有多少戏台呢？谁也说不清。想来河水流过多少村子，就有多少戏台。明清时期，以梆子为主体的山西地方戏曲逐步形成。上党梆子独具特色，传统曲目大多演绎历史故事，比如“杨家将”“岳家将”这样精忠报国的故事。大锣大鼓，慷慨激昂，气壮山河，让人热血沸腾，尤其室外演出，气氛特别好。

晋城区域内有沁河、丹河流过。丹河是沁河的一级支流。水运时代，沁河走至沁水、阳城、晋城，水流相对平缓，易于设渡，使得这里商旅云集。沁河两岸因此人口稠密，文化繁荣。

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晋城承载的文化是沉甸甸的，也走出了不少文化界的人才。比如，作家赵树理就是晋城沁水人。他不仅会写小说，还会写戏，懂工尺谱，能拿得起乐器。赵树理原来是农民，一天三晌下地干活，他知道了一些关于农民的有意思的事情，后来这些事情就促成他当了作家。当了作家，进了城，也是写农民，他离不开这一方土地。赵树理写《小二黑结婚》时三十七岁，这部作品让他一举成名。被改编为故乡的上党梆子戏曲之后，《小二黑结婚》轰动一时，“人人唱小芹，人人学小芹”。

时代在往前，晋城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正在超乎想象地变化着。这几年，晋城老城改造快速推进，华丽蝶变。晋城建成数百平方公里环城生态圈、两百多公里城市绿道，城市绿化覆盖率、城市绿地率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都大幅提高。有了碧水清流的润泽，有了晶亮甘露的涵濡，城市的气质为之一新，市民的居住环境不断改善。

每次回到晋城，我都喜欢在城市里漫步，感叹这座城带给我新的惊喜。围绕凤栖湖建造的“一湖三水一堤揽，两山一岸九桥连”景观，让人流连。白马寺山下的龙马湖公园，樱花艳丽璀璨。最近一次回晋城，我在路边的绿化带中认出了许多新品种，黄栌、白蜡、金枝槐、木槿、红枫等林木和花卉，装点着这座城市。

每次回晋城，我还喜欢到那戏台前，听一听这一带最流行的上党梆子，在那锣鼓声中，有我最温暖的记忆。一座城，承载着个体成长的印记，是一个能够在情感上倾斜和依赖的地方。



《山花》 兰子 作

似乎才刚进入夏天，一些地方就迎来了高温，有些甚至达到了40℃。我对高温没有什么概念和太深刻的记忆。即便有，也是近些年得到的，比如走在北京街头遇到热岛效应，在南方某镇，被骄阳与热空气逼在空调房间内。除了这些，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，印象中都没怎么被“热”到过。

翻开各地对于酷暑的历史记载，明白地表明，过去的夏日一样非常难熬。况且，那时空调、电扇等制冷设备，不像现在这样普及。之所以回忆里的夏天少有酷热，甚至时有清凉，大约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有独特的消暑办法，离自然更近。

我出生的村庄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，夏天时一天到晚都有人在里面游泳。所谓“游泳”，其实就是泡在水里。池塘深水处长满了荷花，巨大的荷叶覆盖了水面。人游到荷叶下面，踩水而立，用不了几分钟，就会感觉到荷叶有凉风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我经常这么干，踩水踩累了，就浮游，手脚轻拍着水面，有时候差点睡过去。

荷花与池塘形成的局部小自然里，有某种神秘的氛围。再强烈的阳光，也穿不透荷叶的“皮肤”，从荷叶向上看，太阳是绿色的。这种绿色由眼睛传递进内心，犹如梦境。这梦境偶尔也与午夜躺在家中床上的孩子的梦境接壤，每每这个时候，皮肤就会产生颗粒感，身体的热量会无形地消失于空气中。

让我有清凉感的，还有每一座老屋背阴处的苔藓。那些苔藓特别旺盛，颜色明暗不同，点缀以

小花杂草，远远看去，像一个地球仪砸碎之后散落成一片。许多个午后，我寻访这些苔藓群，俯卧下来，近距离地观察它们内部的世界。光着的膝盖会传来苔藓稍微黏糊糊的触感，是那种独属于植物的清凉。我感觉到我与苔藓在相互付出，我付出热量，它们付出冷意，我们彼此需要。如果不是担心路人奇怪的眼光，我真想舒展整个身体，与苔藓来一次最亲密无间的接触。

美国作家伊丽莎白·吉尔伯特有本书叫《万物的签名》，书中有大量篇幅描写苔藓。她认为，苔藓构成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“世界”。苔藓、水草、沼泽，还有水牛最爱的水坑等等，它们共同构成了灼热地球的“散热贴”，在默默地为夏天降温。后来每每想到这本书，我脑海里就迅速出现小时候无数次访问过的苔藓世界。文字与现实的两个世界此刻是一体的。

小学时有一年暑假，我到几公里外姑父家的村庄度假。吃完晚饭和井水冰的西瓜后，姑父常带着我们几个小男孩去村外的小河里洗澡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，“记得那个夏夜空气燥热，而河水清凉。我手里握着姑父给的一条白毛巾，浮躺在缓慢流动的河水里。远处的村落静谧无声，夜空的颜色是一种神奇的湛蓝。月光与星光倾洒在河面上，从某一个瞬间开始，我的毛孔仿佛被无声打开，整个人的重量开始变轻。觉得自己变成了河面上的一片树叶、一条小鱼、一只不慎落水又挣扎着跃出水面的小鸟。”

现在想来，这些与消暑有关的场景与记忆，与大自然有关，但更多和一个孩子的心灵感受有关。如果曾经拥有过敞开的、宽阔的心灵，那么就一定会在某个需要的时刻，得到一片阴凉、一场痛快的大雨、或者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的微风。直到现在，不管外面有多热，我都不惧走在阳光下，除了体质偏凉之外，恐怕也和这些留存于脑海里的记忆有关。

现在的我走在夏天里，其实也是过去的我走在夏天里。这么说有些平行时空的意思，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过去与现在的某种交织，形成了一种抵抗的能力。拥有这种能力，哪怕是在炎暑如蒸的桑拿天，也能保持一分内心的清凉。

心语

过去的我走在夏天里

韩浩月

## 散伙

介子平

眼见河流又一湾。

昔时，知命年后便称迟暮，时下其实也如此，不过是将迟暮拖得更久。这个阶段，不再乱于心，困于情，不再阿于俗，媚于上，却仍以布衣之身，忧东忧西，终日心事重重。

接受平凡，不失情怀。情怀是对外在世界的包容，对人生过往的思索，情怀在风骨的隔壁，风骨则是内在品格的表现，是既有历经的糅合，情怀令风骨不落俗套，风骨使情怀雅正端直。寡言不寡见，沟通不为说服，只为传达，声明不为争辩，只为告知，鲁迅说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”，少说话少说废话，把话说在关键处。

此时方解何为幸福，身体无痛苦、灵魂无困扰而已。人与人，一场缘，聚散离合，犹如月缺月圆，寻常不过，散伙更是中年后的常态，岂有例外。背影不必追，只能目送，何必等待一个没有结局的地久天长。明月霜重，现世诀别，亦知人生要有别；时光浪费，人被辜负，但恐岁月去飘忽。老来多健忘，惟不忘相思，

难免气急难言，老泪纵横。回忆在，昨天就在，大提琴的音域接近人声，音色沉郁，像个老绅士，泰戈尔劝人：“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，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，有一个清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，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。”闭幕是与会议散伙，结账是与商场散伙，退房是与宾馆散伙，退休是与单位散伙，一旦伤感散伙，便会不自觉地害怕结识，真就老矣。

追随多数，必然迷失自我，思想扁平，性情淡远，专注写作，援笔成篇，惟此让人不离家便可离家出走。鸿见月明，疑是天晓，故离树而鸣，这不是文人的见识，而是天真。各自完满各自的一段宿命，此即生存的全部意义，风雨兼程，善待自己，就是私留一片自由发挥的空间，大雅久不作，未必因衰老。凡事自觉，否则便是强迫，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，居无为之事，心醉人不知。

搬一次家方知长物太多，有的尚未拆封，便已遗弃，落满沉积的灰尘，早忘记当初买来的意图。所谓人生减法，不再添加，长物送人，此即与自己的过去散伙。新友不知旧脾气，旧友不知新生活，百味方为人生，孤单是自由的原始一味，散伙乃社交减法，是重新回归孤单前的清场，逐字逐句删除，空白出空荡荡的天空。由己而推，于他人的视线里，选择悄然消失，不必琐屑地作别，不设承诺的约定，这样最为自然。

## 人物

1

自从丈夫董玉汉老师去世以后，张桂梅一直孤身一人。她到华坪县工作以后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，用全部的心血去呵护他们。在学生们心里，张桂梅就是他们的妈妈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又让张桂梅成了另外一群特殊孩子的妈妈。

2001年3月，华坪县成立了儿童福利院。这是一家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的社会福利机构，全县范围内的流浪儿童，家庭发生重大灾害、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，都可以到这里来，受到政府的照料。儿童福利院成立以后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负责。资助儿童福利院的慈善机构听说了张桂梅的事迹，希望

她来当这个福利院的院长。于是，主管部门负责人找到了张桂梅，说明了情况，表达了意向。

张桂梅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从此，她一边在华坪县民族中学教书，一边担任儿童福利院的院长。每天都在学校和儿童福利院之间来回奔忙，风雨无阻。

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的第一天就收了36个孩子。这些孩子，最大的12岁，最小的才2岁。他们大大小小，三五成群地在一起，用新奇而忧郁的眼神，看着这个世界。

张桂梅走马上任担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孩子。他们来自千差万别的家庭，身后有着一个又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。

希望出版社

50  
陈洪金 著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这些苦孩子如果有任何一个美满的家庭，父母健在，家境良好，肯定不会来到华坪县儿童福利院。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，要么是被亲人抛弃，要么是父母离婚没人管，要么是父母去世被亲戚送进来。总之，每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里，都受过伤。他们小小的年龄，就饱受了人世间的各种艰辛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50  
赵树义 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老邓笑一笑，拉着我走进窑洞。时近中午，我以为要在这儿休息、喝水，甚至吃饭，谁知老邓居然把女主人叫过来，让我采访她！朋友笑道，你这是一下车就干活啊！老邓也笑道，赵老师要做沁源人，就要入乡随俗。我只好客随主便，进入角色，心里却在嘀咕，我是来沁

源写绿的，怎么让我干起老本行了？女主人50岁的样子，叫杨丽俊，是手工编织非遗传承人。杨丽俊热情地向我介绍她的作品，还真把我当记者了。窑洞面积不大，低矮，略潮，进深较深，展示物件有坐垫、簸箕、花篮、项链、生日锁，还有挂饰、摆饰和服饰等。色彩以红绿黄为主，都是手工编织的。正面展台上摆放着一只孔雀，长约1米，栩栩如生。显然，这件作品是杨丽俊的得意之作，我逗她卖不卖，她憨厚一笑，这是我的“镇店之宝”，不卖。老邓一旁插话道，丽俊手巧，会手工编织、插花、刺绣，还开了网店，是我们沁源的网红，教了一万多个徒弟呢。我看着这个朴实的农家妇女，笑问道，你不

怕教会徒弟、饿死师父？杨丽俊认真道，以前我自己编，自己卖，独家生意，现在有了她们，我就基本不做了，主要供材料，帮她们卖。杨丽俊虽没说明，独家生意显然不再，问她后悔不，她反问我，教人手艺不好吗？这就是典型的沁源人思维，从不考虑自己吃亏与否，却总想着别人好不好，沁源人的实在，下车伊始便领教了。

手工编织是门古老手艺，可上溯到石器时代。1958年，浙江湖州钱山漾村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竹编200多件，有“人”字形、“十”字形和菱形、梅花形等，器物种类有篓、篮、箩、筐等。《易经·系辞》曰：“作结绳而为罔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离。”

纪实